

我在烟台做家政⑤

吉祥三宝 (下)

韩红梅

我们这“一家三口”，其乐融融。

老两口下军棋，老太太处于下风脸上晴转多云时，我会偷偷地在桌下轻踩老爷子的脚，然后老爷子节节败退，老太太胜，露出开心的笑。老爷子也哈哈大笑，说人家有保镖呀！老爷子把椒盐的烧饼听成胶粘儿的，一头雾水的样子，也令我们开怀大笑。老爷子在客厅看报时，我经常钻老太太被窝里给她讲手机上的各种新闻和趣事，老太太尤其爱听因果故事，娘俩头抵头脚抵脚能说上半天。

吃饭时我把剩饭剩菜放自己跟前。我想，在家时剩饭剩菜不也都吃掉了吗？谁舍得浪费呀，小时候父母吃剩饭把好的让给孩子，现在于情

于理不都应把好的让给老人吗？大姨常趁我往外端饭菜时把剩饭拿自己跟前，我就再拿过来先扒两口宣布主权。

二老总爱往我碗里夹饭菜，我用手捂住碗大叫，不要不要！我都要撑死了！大姨说，闺女。我说，哎。大姨说，这不没撑死吗？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一家人又是一场大笑。

在我的精心照料下，大叔胖了，大姨胖了，我也胖了。我们三人手挽手并肩温馨从容地在小区散步时，迎来不少人的赞呀。

我说，大姨，我们是吉祥三宝！老太太说，你大叔是太阳，我是月亮，我红梅儿是星星。老爷子说咱可担不起太阳，咱成天围着老太太转，老太太你才是太阳！

我每天都在心里祈祷二

两位老人德高望重，他们不摆老人架子，不摆老干部架子，总是主动跟人打招呼。我怯于与生人说话，为了不给老人丢脸，不让别人说他们家的保姆没礼貌，我放下胆怯微笑着跟小区人打招呼。当我敞开自己，才发现城里人也挺好接近的。

老侯阿姨时常拉着我的手叫我好闺女，老刘阿姨让我帮她找个像我一样的保姆，栖霞保姆！她需要蒲公英，我回家给她挖了一袋，这么一点小事，她送了我两包枸杞。

老赵阿姨真诚可爱，有人说她漂亮。她说，那是，我年轻时可漂亮了！她的绘画、泥塑惟妙惟肖生动传神。有人

人有旦夕祸福，谁也不知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这年夏天，大开干活时从梯子上掉下，摔断了腿。接到消息后我就傻蒙了，晕头转向不知所措，二哥开车把我送到解放军第九七零医院，并帮忙找医生。

过了几天，大姨大叔二哥来医院看望大开。伤筋动骨一百天，大开养到能重新劳动最少需半年，我让二哥给二老重新找保姆。两位老人已经对我产生了依赖，我和二老都万般不舍又无可奈何，最后商定，先找个保姆替几个月，我在家照顾大开，把当年的苹果采收下来，再回去照顾二老。老人离开医院时留下五千块钱，叮嘱大开安心养伤，叮嘱我好好照顾大开。

在家的日子里，我时常挂念二老，新找的保姆做饭是否好吃？人品咋样？脾气好坏？老人是否适应？

我经常打电话问候老人，向他们汇报大开的情况，让他

夸她，她也坦然受之，不会故作谦虚。我喜欢她真实的性格，她也喜欢我。我俩见面总是要抱抱、贴贴脸。她耳背，我在她耳边大声说我爱你，她说丫头，我更爱你！

八十岁的石头大叔是位盲人，我路遇了，会去搀扶着他。得知顺路，我便陪他去办了事又把搀扶回小区。他热情地邀我进家坐。大叔在家里行坐自如，我这才发现大叔什么都能干，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令我惊讶又敬佩。他要了我的电话号码，说过几年需人照顾时首先找我来，他说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一定是善良的人，值得信赖。

们不要挂念。老人又高兴又伤感，让我不要着急上火。

我赶集买了好多二老喜欢吃的柿饼、杏干、花生粘、芝麻糖等食品寄给老人，箱中附了一封信，以此缓解对老人的思念。收到东西和信，老人掉了泪。

我想老人想得心绪不宁坐卧不安，就像母亲在世时想念母亲一样，直到见上才能心安。

在大开能自己行动时，我回烟台看望了老人。老人喜欢吃粽子，我包了一大锅粽子带上。见了面，我们一下子都落下泪来，大姨紧紧地拉着我说，闺女你总算来看我了！吃了午饭，又说了好多话，我要回家了，大姨拿出两千块钱给我。我不要，怕老人追我，我走步梯下楼。

后来，二哥告诉我，我走后大姨一直在难过流泪，难过我没要她的钱，难过我变瘦了。她念叨着，红梅儿瘦了，红梅儿黑了。大姨难过得晚

老健康长寿，让夕阳更久，让生活更美！

老人有三个儿子。大哥从北京回来，给我带北京特产，带我到三站买衣服。老太太跟他讲我对他们像亲闺女一样无微不至，大哥说那您就多多了个闺女，我多了个妹妹呗！从此以后，大哥喊我亲妹妹，我喊他亲哥。

二哥跟老人住一个小区，我和老人在小区散步时经常遇到拍风景的二哥，每次见到他，都像见到亲哥一样欢喜，老远我就喊他二哥。二哥回笑，喊我“红梅儿”，这一声“红梅儿”让我感到既温暖又亲切，因为从小到大，我的父母兄姐都是这么称呼我，带着轻轻的儿化音。

三哥每次从苏州回来，都给我带苏州特产。美丽大

我一个月有四天休班，每半个月休一次。休班回来，大姨时常会说，你不在家这两天，我跟你大叔像没了主心骨似的。

大姨总担心我会离开她，我让她放一百个心，我反正是工作的，老人对我这么好，我怎会离开他们去照顾别人。她还是不放心，说将来你儿子结婚生孩子了不得去给他看孩子看，我说，我给他钱让他找人看，这样您有人照顾，孩子也有人照顾，只要您和叔叔需要我，我就一直留在你们身边，老人这才安下心来。

大姨把自己全部托付给我。她打开衣柜，告诉我这包是她的寿衣，那包是大叔的寿

衣，先穿哪件后穿哪件一一交代，以防到时手忙脚乱找不到。她郑重地嘱咐我，假如她走在前头，大叔就托付于我，让我将大叔照顾到最后，只有交待给我她才放心。我含着眼泪答应了，我保证不辜负他们的期望，一定把二老都照顾到老。

寒来暑往，四年过去了，大姨大叔几乎没有变化，还是那么硬朗，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的皮肤变白净细腻了，不像在农村时那么粗糙，腰腿也不疼了，我手头有钱了，再也不用看大开脸色跟他要钱。平时，我几乎不需要花钱，除了给大开买点吃的，工资都存了起来。

时我想喊她妈妈却不好意思，现在我声声地喊着妈妈。妈，您在另一个世界需要什么东西一定要告诉女儿，女儿为您置办。妈，女儿的家就是您的家，您随时随地都可以来，家里所有的物品您随便取用。妈，女儿永远感恩您，女儿期待与您梦中相见，女儿愿您在另一个世界一切安好。

大姨去世后，大叔肉眼可见地衰老了，摔了一跤卧床不起，那个女保姆搬弄不动大叔，二哥便找了个男保姆来照顾。大叔日渐衰老且糊涂了。我去看他，他也不认得我是谁。一年以后，接到二哥的消息，大叔也溘然长逝。

从此之后，每逢清明、月一、冬至等祭祖日，我都会上香遥祭义父义母。过年请神日，我恭敬地祈请：“公爹婆母，父亲母亲，义父义母，孩儿请你们来家过年！”

方气质优雅的三嫂经常给我买衣服，老人有什么事情，我多是跟三嫂沟通，每次她都不厌其烦地认真倾听，处处维护我。

二哥三哥经常一起回来看望老人，这时二嫂三嫂主厨，只让我打下手，饭后大家抢着收拾饭桌，他们总觉得回来吃饭给我增加了工作量而抢着干活。赶上中秋春节，三个哥哥都给我红包和礼品，那份真情让我感觉却之不恭。

哥哥嫂嫂经常带老人出去吃饭，每次都理所当然地叫上我，我每次都开心地答应。因为我能感知到嫂嫂是真心地邀请我，我也就真诚地接受这份好意。大姨也很高兴，高兴孩子们拿我当自家人，高兴我拿自己当自家人。

寻幽槐荫轩

寻幽槐荫轩

赖玉华

寻一处静谧好去处，或许不必远走，西郊黑尚酒庄附近，便藏着一处烟火与诗意并存的小院——槐荫轩。

趁着周末，我们几位文友相约槐荫轩。三株老槐树远远送来满枝芬芳，暮春时节，一树树团簇的槐花，层层叠叠，如云似雪。微风轻拂，细碎的花瓣随风飘落，清甜的槐花香弥漫整条胡同院落。

在文友张文泰引领下，我们缓步走进槐荫轩。院内，藤蔓缠绕的紫藤花肆意舒展，花枝轻摇，像是伸出温柔的手，欢迎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。脚下小路泥土的清香与花香交织，漫步其间，脚步不自觉地放慢，满心都是闲适与安然。绚丽火红吉祥的铁脚海棠开得正燃，贴着墙边的棣棠则开着金黄色花朵色彩明快，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。脚下的小路，把城市的喧嚣都隔在了门外。

循着花香，我们走进诗意典雅的槐荫轩——这是李强老师的剪纸作画工作室，更是烟台剪纸的一方精神家园。这里的每一处景致，都藏着烟火诗意，每一件物件，都刻着非遗匠心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窗棂上“槐荫轩”三个遒劲大字，入户门左手边的“烟台剪纸博物馆”牌匾，室内的白墙木梁，墙上的水墨山水与书法作品，窗棂外的摇曳竹影，让整个空间都浸润着文人气息。窗边的三角置物架上，老佛像、葫芦、木雕摆件静静陈列，几幅色彩柔和的窗裙剪纸挂在墙上，是烟台独有的大型勾绘染色剪纸，莲荷与瑞兽的纹样里，藏着胶东民俗的千年余韵。

在工作室一隅的小茶室内，我们见到了李强老师。他是土生土长的芝罘区珠玑人，老祖母是他剪纸初期的启蒙老师，靠着家族传承，将烟台剪纸的精髓守了一辈子。他手中的单色剪纸，线条细如发丝却刚劲有力，打毛细密如织，玲珑剔透；失传近百年的金箔剪纸扇面，也在他的复刻下重焕光彩。桌上的《中国剪纸》一书，是他深耕技艺的心血见证，摊开的剪纸稿里，花鸟鱼虫、山水人物，都在一剪一刻间活了过来。

阳光斜斜洒进窗棂，落在案上的大南瓜上，也照亮了窗台上盛放的黄色蕙兰。我们一路跟拍，镜头里，有李强老师坐在圈椅上的安然模样，有墙上“烟云供养”的题字，有旧相框里的老照片，还有干莲蓬与剪纸作品相映成趣的角落。最动人的，还是那几幅染色剪纸：仙鹤栖于花下，色彩晕染柔和，花鸟纹样鲜活灵动，正是烟台窗裙剪纸的独特韵味。

槐香满径寻剪纸，一院风雅藏非遗。这个周末，与槐荫轩相遇，不仅邂逅了一院春日美景，更邂逅了烟台剪纸的百年风华。临别时，我得偿所愿，获赠李强老师加盖印章题字的一组山水画。

我庆幸，这一世有三对父母疼爱我。